

在明孝陵
乘凉

魏微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

(日)桑岛道夫 主编

在明孝陵乘凉

魏微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明孝陵乘凉 / 魏微著.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251-561-1

I. ①在… II. ①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7448号

Copyright © 2010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以任何方式使用。

在明孝陵乘凉

出版统筹 精典博维

作 者 魏 微

责任编辑 雷燕青

文字编辑 陈珊珊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82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561-1

定 价 2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日本读者是否需要中国当代文学

日本读者是否需要中国当代文学？如果需要，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基于什么而为我们渴求？只有通过这样的追问，才会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另一面。

第一个问题，其实未必需要答案。因为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或者是对中国本身持有兴趣，抑或是关心世界文学的新动向，这些都只局限于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思维。尽管如此，既然已经获得更高层次读者的关注，我认为有必要对后面的问题做深入考察。

为了使更高层次读者的形象更加清晰，我们在此暂时把思考范围局限于日本文坛。同时代颇受关注的作家当中，在此不得不提的即是残雪。芥川文学奖评选委员池泽夏树和已故的日野启三，对残雪追求现代主义之极致的前卫写作手法非常关注。但残雪的所谓“先锋”色彩，例如《黄泥街》中描述的荒诞舞台和导致“文革”的中国特殊时期文化之间的

关系，对日本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因而难以明白中国文学的内核——如果安部公房还健在的话，一定会用锐利的读解给予我们提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支持比较醒目。这是因为，大江想要以“四国森林”的神话题材来弥补日本当代文学想象力枯竭的缺憾，所以对于莫言以高密县乡村来重新构筑神话的尝试，拥有共同的感受。据说大江健三郎对阎连科也同样表示关注。但自从中上健次去世以后，像这种站在没有话语权的人的立场，对民俗及其生命力的写作表示关注的现象，已不如从前流行，对此我有些担忧。

在残雪之后，应提到的先锋作者是现任三岛由纪夫文学奖评选委员辻原登支持的格非，他亦多次被介绍到日本文坛。他们的自我怀疑以及过度重视修辞的“反小说”，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的要素，而否定“历史”的方法属于后现代主义，但后现代主义的手法在日本文坛陷入了僵局。岛田雅彦文风的转变，则可作为它的象征。

卫慧的《上海宝贝》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与其说是由于文艺界的关系，莫若说是煽起了一般读者的偷窥欲，这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她一边在空洞的子宫意识中，故意沿着传统魔女的形象探寻女性真正的自我，一边则利用“女子可畏”的吸引力，轻而易举地捕捉住男人的好奇心。此外，老上海给近代日本残留的印象，包括距离最近的“西洋”、鸦片，以及由种种期待、恐怖所交织成的“魔都”等，这些都

是其作品吸引日本读者的重要原因。

此外，我想接着对这次会议的主角——青年作家们稍作解说，但是由于开篇之疑问的关系，请允许我在这里，把参加过2006年“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并在日本文坛介绍过的中国作家——安妮宝贝、魏微以及张悦然作为重点进行介绍。

关于安妮宝贝，她参与上届会议的作品是《他她》，我有幸获得了其翻译机会，发表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文艺杂志《文学界》（2007年3月号）上面，获得广泛好评。文章通过简洁精练的文字，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回故乡为父亲扫墓的女儿对宛如孩童的母亲感慨、母女之间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关爱、因悔恨和依恋而对父亲产生的与日俱增的失落感，阅读多少遍都会被感动。这部作品获得了追求言简意赅的日本文坛相关人士的高度评价。作者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上届会议中她本人的发言，“有力的东西它一定是简洁的，并且能够深入人心，被流传”。它在《莲花》中已经得到了体现，既是她本人对人类生存的认识，也与现代主义的“记忆”问题相关联，不过，它不是存于理念上的，而是基于经验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安妮宝贝已经拥有独特的大家风范了。

关于魏微，在七十后的作家当中，我还未曾见过有像她这样，以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为写作对象，对其内心进行最真实的描写的作家。好比其名作《异乡》，就高度契合主

题，详尽描述了主人公——小学老师许子慧——怀揣希望与梦想来到北京后的种种经历。她身在异乡，居无定所，节衣缩食，但是从未对在老家的父母有过任何抱怨，总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文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现代小说的主流之一——教育小说中的“青春”、“从地方到都市”、“纠葛与成长”等要素。魏微那朴素、平稳的叙述，给予读者温和的享受，这也许是作者与社会的狂躁保持了一定距离的结果。此外，在严肃的话题中仍然能让人感觉到希望，这也是魏微的与众不同之处。人的存在虽然微不足道，但每一时每一刻的记忆则是不会被他人夺走的、独一无二的过去与回忆。能够坦诚面对当下不同社会阶层问题的魏微，无疑将在今后继续引导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主流方向。

张悦然在上届会议中关于“小说是记忆的私生子”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所以我也在《文学界》上介绍过她2006年的作品《誓鸟》。这部作品的舞台设定在近代以前的南洋，它以记忆为主题，描写了女主人公多舛的命运。小说具有一种凄美感，她的写作也因此达到了一个新境界。本文集收录的《红鞋》，讲述的是受雇于人的杀手在结束了女孩母亲的生命后，决定金盆洗手，带着她浪迹天涯的故事。原本无法互相容忍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究竟会怎样？虽然这种主题的文学作品一直存在，但是文章中的节奏感不停地演变，在她那震撼人心的描述里，可以感觉到作者深厚的写作功底。此外，2006年介绍到日本的《白骨精》文中的那种唯

美，在当代中国文坛并不多见。若张悦然的单本小说能在日本出版的话，想必日本青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解读将会有很大改观。

另外，麦家、李浩、徐则臣、葛亮和崔曼莉等，许多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青年作家，在此我就不一一赘述了，还是请广大读者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吧。

最后，我衷心希望“中日青年作家会议2010”能够成为青年作家们展翅高飞的起点。

桑島道夫

出版说明

为搭建中日青年作家交流、沟通的平台，促进两国文学界的相互理解与友好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特主办“中日青年作家会议2010”。该会议由金城出版社和《作家》杂志社协办，后援方为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

与会中日青年作家的作品收入《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由金城出版社出版。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收录了中日两国部分新锐作家的代表作。日方青年作家代表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川村湊教授、田中和生教授、著名作家李维英雄教授、茅野裕城子女士、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饭冢容教授、桑岛道夫教授联袂推荐选出，其中包括三名芥川文学奖获得者与两名芥川文学奖候补作者。这些作家的作品真实反映了日本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

和生活状况，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本土性。中方青年作家代表则包括了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魏微、庄重文文学奖获得者李浩、春天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得者张悦然等。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所收集的主要是青年作家的作品，代表了两国青年作家对本国人文、历史以及现状的认知与思考，因此，《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的出版必将促进中日两国青年相互了解、沟通和交流。

为了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日本当代文学，在出版时，基本保留作品原貌，未对《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作品内容进行大幅删减。作品中有些内容不符合中国国情，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中国当代著名画家何水法先生喜闻《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出版，欣然为之创作，将象征中国繁荣昌盛之牡丹和日本国花樱花合二为一，题为“万紫千红总是春”，寓意中日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犹如百花盛开的春天，繁荣似锦。

出版者

2010年10月

目录

在明孝陵乘凉	001
十月五日之风雨大作	015
薛家巷	031
寻父记	089
校长、汗毛和蚂蚁	124
回家	169
异乡	219
李生记	248
在旅途	266

在明孝陵乘凉

—

好多年前，小美的父母还是南京明孝陵管理处的职工。明孝陵是明代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坐落在南京东郊，经过六百年的风吹雨打，早已破落。在南京，这样的地方总是很多。南京有的是破城墙，不知是哪朝哪代的。身穿超短裙的少女从城墙下跑过时，回过头去总免不了要吃惊和惶然的。拾荒者如果在某个不知名的小巷捡到了一片瓦片，有考古癖的人总忘不了要提醒他，这也许是南朝某达官显贵人家的一块飞檐。

当然最让南京留名的还有那些风华绝代的青楼女子——这过去六朝积累了几千年的传统，曾一度代表着这个城市的品格：自由和繁华，它的声色犬马就是它的温暖。

然而，就是这个曾以养商女著称的城市，在小美童年的

记忆里，已褪色得毫无奢靡风气。这是个毫无个性的城市，丢失了自身的存在，变得没有情欲。整个城市是灰色的，像漫长的、看不见希望的童年——天气还是无边无际的热。

那年夏天，小芙和哥哥炯、女友百合去父母的单位明孝陵乘凉。炯那年十五岁，是高一年级的学生，懂得很多历史典故。他告诉两个女孩，明孝陵是明代第一位君主朱元璋的陵墓；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明永乐以后，十三位明代皇帝环葬于北京昌平区北，故称十三陵。所以南京北京原是骨肉相亲的一家。

炯继续说，这里是一个丰富流丽的地下世界，有长明灯、拱形门、汉白玉雕、凤冠和瓷器。

“那里头还会有人吗？”小芙问。

“当然有。不过是皇帝的尸骨。”

“我是说女人？”

炯想了一下，突然轻声笑了两下。他支吾着，含混不清地说：“也许有吧，她们是娘娘和后妃。”

“后妃是什么？”

“后妃就是小老婆。”炯说，说这话时他们已站在四方城上。那天天气酷热，四方城上没有遮拦。小芙扒着砖墙，头一个劲地往城下勾。当听哥哥说到“小老婆”时，小芙的心不由得紧了一下，有冷水初触皮肤的那种收缩感。远处是无边的密密匝匝的蝉鸣，一点一点朝她身上爬过来。她的身上起了痱子，蝉鸣一样的痱子密密匝匝地占领了全身。

一种不可言传的、微妙而紧张的情绪笼罩了她。她又细声细气地问炯：“是不是我们在电影上看到资本家的小老婆？”

她的眼前浮现了旧影片中揭露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生活的那类经典场景：浓妆艳抹、妖媚淫荡的姨太太缓缓地向她走来。那个女人什么也没做，她只是走着，摆动着腰肢、抛媚眼，含混地笑了一声。底下的孩子们便有些坐不住了，男孩和女孩的手心都出了汗，有些攥不紧。

炯不屑地说：“她们跟资本家的小老婆可不一样。她们都是美丽、聪明而又残忍的精灵，可惜都死了。从前一个皇帝能有几百上千个后妃呢，娘娘只有一个。”

小芙想象不出资本家的小老婆和皇帝的后妃有什么不同，她们都是女人，她们的一生始终与某个男人挂在一起，她们是那曲线般身体的主人。小芙那年十二岁，她的胸脯最近一个月渐渐地肿起来，开出花苞，有些疼。小芙最大的理想，既不是做少先队员，三好学生，也不是当医生或农民，她最大的理想是做一个女人，拥有那曲线般的身体，做那身体的主人。

小芙问：“是不是明代所有的皇帝都有几百个妃子？”

炯说：“不单是明代，所有的封建王朝都这样，但是明代更堕落一些。”

他想了一会儿，又正色说道：“整个明代是一个大时代，有着浮面的、流光溢彩的肮脏和堕落。而它的内质则是

干净明了的深刻，因为这是产生‘爱情’的时代，无论是大爱情还是小爱情，已经发展到了‘全民谈情’的地步。这才叫博大精深。”

小芙艳羡地说：“是呀，博大精深。”

小芙想她哥哥一定爱上了百合，只有爱情才会叫人变得那样深刻。百合和小芙同龄，她是个美丽的女孩子，吊梢眉，喜欢斜着眼睛看人。不知怎么的，小芙有些不快。

小芙转过身，她看着四方城外浓荫遮蔽的陵墓，她还看见浓荫之外的城市，在太阳下散出热气。

小芙指给炯看远处的楼房，她说：“灰的，第五层，是我们家。”

炯继续沉浸在旷古的沉思中，他叹息道：“这原来是个可爱的城市。”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辽远，很伤感，“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多少故事。城市的空气里有脂粉的香味，女人们很漂亮，有很多物质。”

小芙困惑地点头，说：“秦淮河的水是香的，女人们淌的汗也是香的。”

炯笑了起来，他觉得小芙有些懂了。

小芙就是从这时起，决定做一个与古代精神一脉相承的女人。站在那烈日当空的背景前，古代的南京渐渐地活了过来。那些死去的男人和女人们，鲜活华美饱满的生命、爱情，苏醒了。小芙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她倒退着往回走，倒退着成了一个女人。

那年夏天，那几分钟里，小美的哥哥炯，这15岁的男孩的一席光怪陆离的思想彻底打动了小芙。她站在四方城的毒日头底下，古代的陵墓为她开启了一扇门，她感觉脚底生津，阵阵凉意突发而起。那个现实的南京城渐渐地远去了，古代的琉璃世界来到她面前。

生活在这样的个城市里，到处都有错综复杂的从前的影子，到处都会有暗示和启迪。谁说不是呢？

二

那年夏天，“火炉”南京的最高气温达到43度，是几十年来的最高峰。整个城市被晒蔫了，到处充满着汗臭味，柏油、青草和空气的焦味，路踩在脚下变得稀软，轻飘。街上人迹稀少。在城市的背后，偶尔会听见人微弱的喘息，闻得见死亡、落日和腐朽的气息。在白金阳光里，到处是荒凉。

那是八十年代初，“文革”已经结束了，全民性的改革还没有开始，整个城市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青黄不接的潜伏时期。女人们穿着素朴，看不出性别的不同。不多的“文革”时代的标语还残留在豆浆坊和烈士陵园破落的土墙上，在太阳底下打着盹。新时期的片言只字“张海迪”、“五讲四美”充斥于南京的街头巷尾，带着慌张和错落，同样有种不抵实的感觉。两个时代的荣华在这个城市的墙壁上交合厮打，人们保持着镇定。

社会欣欣向荣，人民痛定思痛，开始反思过去，展望未来。南京城一如既往地热下去，有阳光，没希望。秦淮河上飘着沿岸居民倒掉的烂菜叶子，早已没了当年妓女云集、歌舞升平的奢靡之气。傍晚的象棋摊旁，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头。女人硕大的乳光光地含在婴儿的嘴里，吮吸有声。男人们仍若无其事地下他们的象棋。

那年小芙念五年级，成绩不好，留过级，是个性别特征不太明显的小女孩。那年夏天，她和哥哥去明孝陵乘凉。

她突然喃喃地搭讪了一句，说：“皇帝的身边也会睡着女人吗？”炯也红了脸，他含糊地说：“那女人应该是妃子。”

小芙的心里不由得一动，怔怔地站在那儿再也不能够动弹。大约是从走进陵园的那一刻起，她就发觉自己的身体有些异样。那个酷热难耐的南京城被三个孩子甩在了身后，那个平和得让人气馁的成人世界离他们远去了，一个旧时代来到他们面前，带着强悍的生命力和激情。她有些眩晕，扶着一棵老树站住了，一种不可言的震撼击得她全身乱颤。她开始燥热、心慌，心跳加速，她想那时只有男子会让她安定下来。是谁呢？是炯吗？想起炯，小芙不由得一阵心慌。她抱着胸口坐下了，开始呕吐，撕肝裂肺地吐，并开始流泪。

这时，百合从落荒的太阳底下跑进来，她周身冒着热气，站在石碑清凉的阴影里，样子有些滑稽。炯看见她，嗔怪道：“你到哪儿去了？我们等你很长时间了。”小芙倚在